

第二十五讲

萧洛霍夫的创作

柯尔尊

讲题：萧洛霍夫的成长史

——新 的 顺 河

Эрнст М.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本讲参考书

1. B.B. 古拉·萧洛霍夫的生平与创作。

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

2. Л. 杜基纳·萧洛霍夫的创作问题

“苏维埃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

A. ЯКИМЧЕНКО. "Тихий Дон", М. ШОЛОХОВ.

"СОБ. УИЧЕТ. В. П. П. П."

1925年萧洛霍夫离开莫斯科迁居到顺河，到他的故乡。并在加诺夫斯卡娅居住下来。在这一年的秋天他就开始写他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顺河》。这部书的标题叫做《静静的顺河》(Тихий Дон)。在这部新的巨著当中莫斯科又提出了他在自己早期短篇小说中描写的那个主题：“描写在革命中的哥萨克人”。这一任务激励着作者——关于这部新作品的构思，作者这样写道。

根据萧洛霍夫自己的叙述，这部长篇小说构思在最初的时候并不决定描写大内。作者在1926年首先写了短篇小说《静静的顺河》——主人公主要描写的是在革命前夜的哥萨克人的斗争（1917年八月革命后萧洛霍夫所写的反革命暴乱）——然后他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读者会怎样接受和理解这部作品？什么是哥萨克人？什么是顺河地区？对于读者来说它是否还是 terra incognita

(由拉丁语转来的，意义为：“人们不知道的大地”“未考察过的区域”)——因此我就抛弃了这个业已开始了的工作，着手构思更加广泛的长篇小说”。

必须叙述哥萨克人的历史，在各种巨大的历史事件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内战——上来描写他们的历史道路，描写他们的生活方式、内部社会机构、习惯、情绪和历史联系等。关于创作静夜的顿河的经过，肖洛霍夫曾这样说道：“我重新着手搞这一工作，从哥萨克人的历史开始，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三卷，它也就构成了静夜的顿河的第一部。但是当我把静夜的顿河的第一部写完而要继续写下去——写被俘堡和科尔尼洛夫气概——的时候，我就重新检出了最初的手稿并利用它来写第二部”（И. 列日涅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苏联埃克森出版社，莫斯科，1948年，第228页）。

1927年十月杂志编辑部收到了一部名为静夜的顿河的手稿，其篇幅为20个印张。这个手稿是用打字机打的，是密行，字体潦草。当编辑部的人员读完了这部书稿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没有名气的作家写的作品，乃是一本风大流，内容仅仅是对于革命前哥萨克人的生活描写，而并没有逻辑与重视，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

为了解决这部小说是否发表的问题，他们就把手稿寄给研究哥萨克人的专家A. 涅拉菲摩维奇。这位老作家很容易就把这部很长的手稿读完，但是在看完文后，他就发现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部艺术杰作。

1928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了静夜的顿河的第一部。这位最老的艺术语言的匠师涅拉菲摩维奇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来欢迎这个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的问世。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第二十五讲

“我在草原上走。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很久了，——已经成为即将消逝的过去了。”

草原一望无际，炎热地抖动看，整个儿沉浸在蓝色的烟雾里。

在山脊上到一只黑色的老鹰，一只年轻的黑色的小鹰。它的小儿不大；它望着，转动着头和杏黄的嘴。

尘埃滚滚的大路弯弯曲曲地一直通到这个山口，绕过山口再通过去。

老鹰的翅膀突然展开，——我惊讶了一声——展开的竟是一对巨大的翅膀。它平稳地离开地面，微微转动着飞到了草原的上空。

当我读完M. 肖洛霍夫的静夜的顿河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这一段事情。年轻的小鹰的嘴还是黄的，可是已经展翅而飞”（冰火译：苏联文学史，下册，第391页）。

在苏联文学中，静夜的顿河这样的作品和肖洛霍夫这样的巨大天才出现，是比它以前的发展所准备起来的，并开明这一主题——苏联二十年代中期苏联文学的基本主题——新艺术创作高潮，具有着广泛的历史性。

A. 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写作和他很多其他作品的出现都证明了这一事实，而它据着这些作品的中心地位则决定新的历史中的主要主人公——革命的人民。

这部短篇小说的第一部就已经立刻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注意，这使肖洛霍夫跻身于苏联作家的前列。以后，在十五年的过程当中出版了长篇史诗静夜的顿河的下列各部：1929年出了第二部，1933年出了第三部，1940年出了第四部。

千百万个读者都密切注意着静夜的顿河的各卷和各部的出版。他们也关心着这个长篇的主人公的命运。特别其妻列霞

杰的命运，并在讨论会和报刊上争论着。这部史诗的出现成为全民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对文坛而且它对苏维埃人民的整个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静夜的顿河是包括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的巨著。就其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广度和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度来看，这个作品仅次于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这个长篇小說充满着诗意的象征，在它里面表现出了作者的思想艺术构思。在长篇的第一页里举出了两首题诗——描写过去流血战争和对顿河及其人民的热爱的哥萨克古歌。在第二首题诗里作者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勇敢的哥萨克人过去去很多次地保卫了俄罗斯，抵抗了敌人大规模的侵略，但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他们却反对了自己的俄罗斯人民，这是怎么回事？这首歌说道，顿河的水是凉的，这是因为“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而“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在顿河哥萨克人生活的这种寒泉当中就蕴藏着“投军”的光荣传统和健康的生活原则，帮助了新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树立。酷爱自由和劳动的传统通过激烈的斗争把哥萨克人从旧政权下解脱出来，帮助他们去清除为“白色的鱼儿”——哥萨克女的首领、地主、富农、沙皇政府的沙文主义政策——而带来的那种“浑浊”。

静夜的顿河是一部多主题和布局都极其丰富的作品，它和顿河一样的壮丽和雄威，它充满着血浴酣战的余辉，充满着顿河草原上的馥郁芬芳的气息。史诗的主题是哥萨克人在二十世纪初头二十五年以及他们在猛烈地打破在千百年里而形成起来的那种生活陈规的漫长新时期里的历史。在最早的时候，顿河哥萨克人乃是沙皇制度的坚强堡垒，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他们是白匪军的堡垒，而在最后，他们就实现了投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

作者把战马和骑手歌唱和赞美——葛利高里·麦利霍夫，静静的顿河——的发展赋予了很大的地位 and 注意。但是当肖洛霍夫在暗示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他就解决了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历史主题，就暗示了被革命和为此所毁灭的整个俄国的最完整的面貌。据瓦西里·雅基谢柯说：“肖洛霍夫的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根本性的，在描写这部史诗中的许多的人物，描写他的雄伟壮观的生活背景时，下列这三个主题的主题就经常互相交错着和呈现着，这三个主题是：葛利高里·麦利霍夫和麦利霍夫一家的命运；顿河哥萨克和革命；在战斗中诞生了新的历史现实的党和革命的人民。虽然，这三部主题不能包括静静的顿河的所有内容，但是上述的这些主题可以说是基本的，首要的，而其余的主题则从属于它的”。（瓦·雅基谢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苏联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第61页）。

在第一部中所包含的是内战以前的顿河历史的艺术再现。在英雄的歌里谈到了在顿河草原上播种的英勇的哥萨克的头领，谈到了流在草原上的母亲们的眼泪。肖洛霍夫对于生活在这个草原上的人们的哥萨克式的大胆、勇敢和刚毅的气质总是赞赏。这样的歌曲表达了作者的心情激动地讴歌：“亲爱的草原！把成群的骏马和儿马驹身上的鬃毛吹得直往下倒的暴风。干燥的马脸上被风一吹发出了咸味，于是马就呼吸着这种又苦又咸的气味，用嘴般不一样先嚼着嚼着嚼着，嘶叫着，觉得喉咙上有一股风和太阳的滋味。在低垂的顿河天空下面的是炎热的草原！山岗，干涸的溪涧和红色粘土土沟的河底，遗留着已经被草淹没的马蹄痕迹的羽毛草大草原，神秘地沉默着。你听着哥萨克的先民的古代盟誓——用哥萨克的鲜血灌溉过的顿河的草原，我要恭恭敬敬地向你致敬，我要来你那还没有开垦过的土地！”（金人译，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第1044页）。

肖洛霍夫 做效于民歌，力图指出哥萨克人的勇敢、刚毅和酷爱自由——沙皇传统——的根源，同时也指出驱使哥萨克人去进行无止无休的兄弟残杀的战斗的那种反革命情结的根源。通往新事物的道路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

肖洛霍夫 在第一部里所描写的主要是革命前顿河哥萨克人，特别是富裕的哥萨克人的生活和习俗，即描写了麦利霍夫 阿列克谢诺夫 和 阿司塔霍夫 等人的家庭。他精巧地表现了哥萨克人家庭内部生活的特点，描写了他们的相互关系、冰炭和结婚等礼俗，描写了哥萨克人和“其他城市”的人之间流血战争。在这个生活背景上也就勾画出了业已成熟的社会冲突。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葛利高里·麦利霍夫 的家谱，叙述了哥萨克人普罗珂菲·麦利霍夫，他是土耳其战役的参加者，是麦利霍夫 家族的创业者。普罗珂菲 是一个卓越的、热情充沛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反对同村人的因循守旧，愚昧无知和偏见。就对女人的关系说，他具有着骑士的风度，他也是与司提潘·沙皇传统 有联系的古代哥萨克人酷爱自由思想的体现者。

但是在哥萨克人当中已经开始了如下的分化：富有的贵族，中间阶层和贫苦的哥萨克人。沙皇政府依靠着富有的和中间的阶层，给予他们以优待，竭力使他们的成为自己忠顺的奴僕，革命活动的镇压者，竭力消除他们对于过去的自由的留恋。为此沙皇政府就大力地宣传许多反动的原则——崇拜沙皇，崇拜军队，崇拜沙皇勋章，服从老年人。

葛利高里·麦利霍夫 的父亲潘苔莱 在临儿子写信时是这样签署的：“你的父亲、下士潘苔莱·麦利霍夫”。的确，他在家里也是一个指挥官，他要求一切都无条件地服从他。

沙皇政府教育哥萨克人仇恨农民，特别强调他们的文盲的区

制，竭力使他的不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肖洛霍夫非常硬硬心心地同哥萨克人中间所爱戴自由的拉辛传统作战，这甚至是很突然的，当在村子里出现了共产党员施托克曼只在洪方的哥萨克人中间进行了小组活动时，他给大家一本“关于普加乔夫关于自由的生活，关于西顿诺，拉辛和叶特维林，斯拉夫”，也就是说关于由哥萨克人民当中产生的人民起义的领袖们的小册子让大家读，大家开始读这本书。”“无名的读者们通常的写法很令人嘲笑哥萨克的贫困生活，讽刺各种制度和统治方法，嘲笑沙皇对哥萨克的统治，哥萨克集团是由以英雄们的三位保护人。他的激动起来了，争辩起来了……”（同上书第一部，第199页）。

在这场争辩当中，一个哥萨克工人、机器师科特里瓦洛夫——他在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文——激怒地向一个同志喊道：“你变成一个庄稼佬啦，贺里斯坦，别争论啦，那用不着……在你身上的哥萨克的血流淌了一桶毒血啦……”（同上书，200页）。

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对在哥萨克人中间进行工作的鼓动者提出了这样的任务，要他们和病鬼、和哥萨克的等级制度、和传统进行斗争。施托克曼把拉辛传统和这些病鬼对立起来，他在他的宣传小组的哥萨克听众的脑子里种下了不满足于旧世界的“能干的、富有活力的种子”。

在哥萨克杰卡马索夫和彭楚克争论的一个场面中，肖洛霍夫揭示哥萨克社会里的不朽的拉辛传统，彭楚克说：“列宁是俄罗斯人，瓦西姆达尔斯是哥萨克人，杰卡马索夫则坚信“弗拉基米尔，依里基，是我们的哥萨克，是我们的英雄”（同上书第二部，第252页），他对彭楚克说：“不，我不信。干脆我就是不信相信！普加乔夫不是哥萨克出身吗？西顿诺，拉辛呢，还有

叶尔玛克·琪莫菲耶维奇说：这是该死的哥萨克！所有的鼓动穷人对沙皇造反的人，都是哥萨克出身。可是你说——是丽姆比米斯克省的人。米特罗奇，听见这种话，太叫人可气啦……”
(同上书第681页)

最初站到革命这边来的哥萨克做军部队的兵队随着列奥潘·拉辛的总兵的部队。要自由的传统是沟通哥萨克的过去和革命的未来憧憬的桥梁。这些传统在与偏见、迷信、富农的傲慢、等级的纠纷及沙皇的变脸的紧张斗争中发展起来了。

哥萨克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自治权，维护着自己优越于农民的思想，哥萨克把农民称为“霍台尔”（乌克兰人的卑称）。肖洛霍夫描写了过去在顿河地区路上常令看到的情景：“喂，霍台尔！让开吧！你是住在哥萨克的土地上，你这坏蛋，你难道不愿意让路吗？”

哥萨克殴打“外乡人”只因为他们“霍台尔”。革命工人施托克曼和哥萨克阿夫加·奥捷洛夫谈到了磨坊旁边的最近一次的格斗，阿夫加说：“霍台尔可都是最欢喜生气的傢伙。”

“你是什么人？”施托克曼问他。

“我是哥萨克，你不是英国人呢？”

“不是，咱们都是俄罗斯人。”

“胡说八道！”阿夫加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哥萨克都是俄罗斯族出身的。你知道这件事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哥萨克是哥萨克的祖先传下来的。”

“右时候，有些农奴从地主那里逃跑了，他们移到顿河沿岸盖了户，就管他们叫哥萨克”。

“亲爱的人，走你自己的路吧！”独臂的阿列克塞把腰胀的手指甲擦成拳头，不住地眨着眼睛、抑制地，但是又光棍地劝他说。

“坏蛋才是移来的呢！……你看，坏小子，他想把咱伙变成庄稼佬呢！”（同上书第一部，第180页）

肖洛霍夫极其完整地揭示的顿河哥萨克的生活、习惯、日常生活中的家常惯例，老年人的宗教信仰，青年人的吉横行为，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往往有着戏剧性和悲剧性结局的爱情故事。

但是作者看到了，怎样从顿河哥萨克生活就河底露出了“寒泉”，真理——真理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涌现了科特里瓦洛夫，彭英克，克里沃希留科夫，彼得捷尔珂夫，米海伊尔·珂晒伏依等社会平等思想的代表者，他们是这样的人，如施托克曼的领导之下向前迈进，同时吸引了许多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人民的人们跟随着他们一同前进。

在内战的战役中，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如施托克曼，彭英克，科特里瓦洛夫，彼得捷尔珂夫，安娜，波古德珂等人。但是另一些人代替了他们。

在长篇小说里，米海伊尔·珂晒伏依是共产党员的最生动和最积极的形象，他贯穿在静冬的顿河的整个组部里，作者再现他的生活道路时，指出了最穷的哥萨克的成长过程，这些哥萨克逐渐成了顿河地域的基本力量。

我们看到了八岁的孩子珂晒伏依戴着父亲的大军帽无沿帽。他踏看一条腿，踏着小塘，尖声号叫：“雨啊雨快落下来吧”。

而后来是，施托克曼小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科特里瓦洛夫之间的友谊，与德军作战的前线，内战，他和他亲爱的青年时的朋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分道扬镳了，他们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青年共产党员珂晒伏依的性格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全心全意地向往新生活，对那些企图摆

取革命胜利果实的人从不要协的。

对革命敌人阵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中占据巨大的地位——地主泰斯特尼茨基和他的儿子，哥萨克军官叶甫盖尼，商人莫霍夫，富农阿尔卡诺夫和他的家庭成员，受武装干涉者支持的反革命将军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克拉斯诺夫，阿列克塞耶夫等人。

这些用来解决基本主题的全部材料被顿河哥萨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形象连接了起来。对他的命运及和他接近的人们的命运的描写构成了作品的基础。但是葛利高里的特质却表示，在许多少数个人命运之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插曲和群众场面，它们构成了时代的宏伟图景，而这一时代的主要英雄则是革命的人民。

只有考虑到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成长和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的特质，才能正确理解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一个中间的、中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这正是哥萨克基本群众的状态：这在很多方面说明了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这一社会的代表人物的软弱性。列宁曾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摇摆不定状态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实质，他谈到小资产阶级时这样说，“它的理智使它倾向无产阶级，它的偏见使它倾向资产阶级”。“从经济条件的上说，它根本不可能有独立的路线”。（同上书，第一部，25页）

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考虑麦列霍夫的性格特质，那些使形象丰富起来和复杂起来的主题根源把它变成了艺术上的概括，使我们相信了它的生动性。

只有在人民生活的立场上，也就是在创造这一形象的肖洛霍夫本人所站的立场上，才能正确地理解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悲剧命运。

有些哥萨克虽拥有大量的份地，有时也从外乡人群中雇所劳动力，但她们也在自己的田地上劳动着。这使她们异于地主和富农。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从早期童年时代起就完全熟悉了劳动生活。他从来不是不劳而食的人，他的一切关于未来的理想都和人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相联系的。尽管如此，葛利高里也完完全全承受了哥萨克的思想体系。他父亲寄到前线去的给葛利高里的信里说：“你好好地工作吧。为皇上服务是不会白干的”。（同上书第一部，299页）

他是一个听话的儿子，甚至当他的父亲为了中止他和娜克西妮亚的关系而为他娶娜塔莉亚时，他也不敢反抗。甚至当他离开家时也没有听从娜克西妮亚的劝说离开顿河而到别的地方去。葛利高里这样回答她的哀求：“你真是个胡涂虫，娜克西妮亚，真真是个胡涂虫！你说了半天，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哼，我离开家上哪儿去？况且今年我就要入伍啦。事情办不到——我不能扔掉土地跑到什么别的地方去……我不能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同上书第一部第72页）

葛利高里爱劳动，他热爱并了解故乡的大自然，敏感地领会着自然的一切色彩和声音。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上前线时，他怀着厌恶的心情来对肆无忌惮杀人的现象。在战役中他表现得勇敢并领到了奖章，同时他开始初次思索起战争的原因来了。

在医院里和布尔什维克贾兰沙的会面在他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在葛利高里的一生中，这是首次他遇到了一个能够回答一切激动着他的问题的人：在告别时葛利高里对他的新朋友说：“好，霍夫尔，谢你，你使我开了眼，现在我已是个睁开眼睛的人啦。而且——是个有执眼的人啦！”（同上书第一部，485页）

新的现实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他坚决要去杀死和阿克班脱这发生了关系的军官奈斯特尼茨基。于是他回到了故乡，来到熟悉的环境里。荣誉勋章的高身材的骑士，立过功勋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受到庄稼汉和同村人们的普遍尊敬和重视。在他看来，哥萨克生活的法定秩序是不可破坏的而且是永恒存在的。“葛利高里从前线上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再回到前线去的时候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心里一面和战争的荒谬性不肯妥协，一面又忠实地保卫着哥萨克的光荣”。（同上书第二部，548页）在最后一次战役中葛利高里曾竭力表现出自己的勇气。“心肠变硬了，变得无情了，葛利高里的心就像大旱时候的块地吸不足水一样，没有什么怜悯心情了”（同上书第二部，第552页）。

和哥萨克英巴蒂（铁圈儿）的会面 and 谈话，在加强葛利高里对于军人的义务，哥萨克的光荣等旧现实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英巴蒂是一个没有道德的无耻的人，他宣传说：砍人勇敢些——你不要想，怎么砍和砍什么，你是哥萨克，你的事情——就是砍，不要问别的。”

在这一时期，葛利高里开始远离了人民，这属于历史发展的基本道路。这是与失去了许多优良的品质有关系的——如博爱，人道主义等品质，这些品质在等级、私有制现实的压力下退却了。

在葛利高里的概念里，从布尔什维克贾兰沙那里听来的革命的伟大普遍真理和代表反动的哥萨克观点的英巴蒂所说的话发生了冲突。英巴蒂说：“这些革命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不过是一场胡说。你要明白，咱们哥萨克们需要的是自己的政权，不是别人的政权。咱们需要的是坚强的皇帝，咱们跟庄稼佬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同上书第二部，第554页）。

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贾兰沙的真理话语在葛利高里心里

第二十五章

那引起的感情还没有完全枯萎，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哥萨克知识分子伊兹瓦林，这是一个既反对布尔什维克也反对君主专制政治的人，他所卫护的是哥萨克自己应该有自治权的思想。学识不丰富的葛利高里很难理出究竟谁是正确的：他诉苦地说：“我并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像在草原上的大风雪里迷了路……”（同上书，第二部，729页）。

和布尔什维克彼得捷尔珂夫的会见和谈话帮助他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对压迫者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于是他站到了革命这一边来。但是麦列霍夫的信念是不坚定的，当彼得捷尔珂夫发布枪杀在战壕中俘获的白匪军官，进攻者的命令的时候，麦列霍夫就激动起来而和彼得捷尔珂夫决裂了。“他很想逃避开这整个的、沸腾着仇恨和难以理解的世界。从前的所有事情都是一片混乱，一片矛盾，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好像是踏在一条地陷当中的小路上，脚底下的土地摇晃起来，道路也失掉了，而且没有信心——那是一条道路，但不是那条或夫的道路。他曾经向往过布尔什维克——跟着走起来，还率领着别人跟随自己走，但是后来就犹豫起来，心冷掉了。伊兹瓦林说得真对吗？要依靠什么人呢？”（同上书，第二部，815—816页）

葛利高里再一次为白匪子弹打伤，他回到了故乡。但是这并没有结束他的痛苦的路程——开始了新的辗转不安，狂热地寻找社会真理，极度不稳定的时期。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一文（1918年）里面说的话异常充分地判明了麦列霍夫这类人的命运：“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会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比之对外战争会造成更大的经济破坏，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极不确实、极不稳定和混乱的状态。”（列宁文

选、两卷集，莫斯科版，394页）

正是在麦列霍夫的个人命运里反映了一个过程。只是由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只是比较了资产阶级制度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新制度的结果才会使麦列霍夫这一类人作出最后的选择。

列宁指出，国外帝国主义国家所支持的国内反革命进行斗争的结果解决了这一类，“最后，长时期作为世外人的农民和劳动哥萨克人，现在都转到工农方面来了。”（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三十卷，第370页）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最后也这样做了，但只是在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失之后才这样做的。

再一次回到家里时，他对父亲和哥萨克说“我拥护苏维埃政权”，可是哥萨克的生活习惯，带着十字勋章的军官制服，

哥萨克和父亲的反对又一次动摇了他的信念。当反革命起来蠢动时，他在朋友和亲属的压力之下又站到了白匪一边去了。他的决定投入红军中去的工人“丁钩儿”争论时声言：“你别着急吧！你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你没有什么顾虑，拿起枪来就可以走，可是我们就得好好地想想。我现在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你可以信口开河……反正除了是一个“丁钩儿”以外，还是一个“丁钩儿”！你除了一件上衣，什么都没有啦……”

（同上书第二部，391页）

要想逃避斗争，把斗争平静下去，这是不可能的。葛利高里脱离了红军以后，就投身到白匪方面去了。但是反革命再度遭到了失败，而葛利高里也就回到了家里。他会因此使自己相信，哥萨克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和俄罗斯农民与工人不可能有共同的利益。

葛利高里和许多哥萨克一样，在十月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当他感觉到革命会使他这样一个富裕的哥萨克同其

第二十五讲

他人帮助起来时，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大显身地而疏离了革命，以为自己是在保卫金戈哥萨克人。

这样，她又站到了叛变一边，她们发出了“拥护基维埃政权，反对共产党员”的口号。葛利高里好像叛变的一个标。在战斗的进程中，米哈伊尔·柯伦泰打死了他的哥哥彼得罗。这越发使葛利高里残酷起来，更加坚定地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但是使他感到苦恼的恐惧与踌躇并没有离开他，他对沙皇将军和不劳而获的军官们的憎恨日益增加，因为这些将军和军官们煽动着哥萨克起来进行自相残杀的叛变。葛利高里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运动的反人民性质，但是找不到与基维埃政权讲和的力量。葛利高里的道德开始腐化起来，有时毫无根据的仇恨窒息着他，有时对生活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他力求用酒精来模糊自己的头脑。周围的人越来越把葛利高里比做狼了。他的年迈的母亲伊莉凡·奇娜责备她的儿子，说她的心“变成了狼心”了。

道德上的堕落促成了葛利高里肉体上的衰弱。荒凉地残酷地杀死了四名西军水兵以后，他疯狂地喊道：“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他生来头一次在痛苦的抽搐中挣扎，喊叫，随着在嘴唇上冒泡的唾沫一同吐出这些话来：“弟兄们，不能饶恕我！……为了上帝，砍死我吧……判死刑吧……请把我……”（同上书，第三部，1309页）

他对妻子娜塔莉亚说了可怕的黑白话：“战争把我的一切都吸干啦。我自己都害怕自己啦……如果让我的心里有个洞，那儿是一片漆黑。好像在一口枯井里……”（同上书，第三部，1333页）

肖洛霍夫以很大的技巧揭示出，葛利高里的悲剧如何随着脱离人民的程度而改变着。不久以前他还是一个快乐、俊美，

热情蓬勃的小伙子，“热烈的布尔什维克人”变得不像他自己了。“眼眶底下的肥大的褶痕”，“眼睛里的无边的仇恨火焰”，“死一般的——苍白的脸上有着睁大着的可是看不见东西的眼睛”，“两鬓上过早的斑白头髮。”

当内战开始平定下来，葛利高里的故乡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他回到了家里。但是由于害怕被捕，不久他就从村子逃出去而投进了佛明的匪帮，他一直在那里直到匪帮存在的最后日子。这时，他真正变成了狼，他躲藏在森林里和顿河岛上。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命运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肖洛霍夫揭示出一个脱离了自已的人民，从而毁灭了自已的生命和自已亲人的生命的人的悲剧道路。

葛利高里是一个卓越和出色的人物，他具有着很强的意志力，深刻而热烈的感情并热爱生活。他出身于民间，认识压迫的惨痛和具有创造性的劳动的欢乐，就素质上说，他是接近于执行人民意志的布尔什维克的，但是他却置身于杀戮他的弟兄们的敌人的队伍里。

正是这种和人民的脱离，就毁灭了麦列霍夫。由于他的举棋不定和不善于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使自已的道路和人民的道路结合起来，这样就断送了他，剥夺了他在生活中的位置。而他果然也就在生活中失去了他的丰富的精神力量 and 劳动生活所赋予他的地位。肖洛霍夫用真正艺术家的铁面无情把自己的主人公引向灭亡。叛卖人民的人是应当获得充分的制裁的。

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决定关头都应当为对自己的行为他所应承担的责任。而为了错误他就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因为生活永远是不会饶恕错误的。

被描绘得很全面的另一个形象，即阿克西妮亚的形象，这

第二十五讲

对于葛利高里性格的揭示，有很大帮助。在葛利高里和娜克西妮之间存在着海枯石烂此情不渝的真挚的人类的爱。葛利高里反对家庭中的宗法制度，反对独裁者——他的父亲。他离开了他所不爱的妻子，投向他那梦寐以求的娜克西妮。只有这种生活才能使他称心满意，因为这是无比地灿烂丰富。葛利高里虽然走出了等级制度的偏见和樊笼，但是他并不隐瞒他自己对娜克西妮的爱情。他把爱情置于宗教婚姻之上。他和父亲决裂了，而他作为一个富裕哥萨克家庭的儿子，去给地主做了雇工，受到了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

葛利高里不爱他的正式的妻子娜塔莉亚，但是也并不折磨她，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娜塔莉亚的死使他很沉痛。这一切都说明了葛利高里对待女人和孩子的高度的人情味。

娜克西妮是一个骄傲而勇敢的人，她很美丽且矫健有力。她依从于感情，不怕人言的可畏。由于对这样的强有力的性格的深刻热爱，肖洛霍夫便通过描写风景的手段来揭示她的心情和描写她的精神世界。

一次娜克西妮回到了因申斯克。在森林里，充满了神秘声音的世界在娜克西妮面前展开了，她拼命呼吸着草原上的各种花草的浓香气味：“她含着笑，一声不响地翕动着嘴唇，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一些朴素的浅蓝色无名小花的茎，后来弯下丰满的腰去，想要闻一闻这些小花，忽然闻到了铃兰花的醉人的甜蜜香味。她用手拨开，找到了这朵花。它就生在一片浓厚的树荫下面。宽大的、以前曾经是绿色的树叶才过一会儿很热心地保护着低矮的弯曲的花梗，使它不受太阳的炙晒，花梗上还留着枯萎的、雪白的小花朵。但是迎着一看覆冰和黄色斑点的树叶才正在死去，就连小花朵也接近死亡边缘了，两朵娇嫩的花朵颤起来了，发了黑，只有花芽顶上——全部内着泪珠一样